



欧阳
主 编

第十八届
全国新概念
作文获奖者作品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NEW CONCEPT WINNERS

| A 卷 |

远离与迟暮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第十八届
全国新概念
作文获奖者作品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NEW CONCEPT WINNERS

欧阳 主 编

| A 卷 |

远 离 与 迟 暮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十八届全国新概念作文获奖者作品 . A 卷 / 欧阳
主编 .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2016.9
ISBN 978-7-5500-1936-2

I . ①第… II . ①欧… III . ①作文 - 中学 - 选集
IV . ①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3248 号

第十八届全国新概念作文获奖者作品 . A 卷

欧 阳 主 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柯利明 林苑中
特约策划	方 达	责任编辑	臧利娟 周振明
装帧设计	7 拾 3 号工作室	责任印制	张军伟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 //www.bhzwy.com](http://www.bhzwy.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18 字 数 27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1936-2
定 价 29.8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31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蜂 鸟
新 / 概 / 念

1 重点推荐 远离与迟暮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

——莫泊桑

赵键超 // 天灰灰 002

天灰灰，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夜越黑，梦违背，难追难回味……

赵键超 // 远离，或者丧失 011

远离，大致在最后，也终究是要和丧失画上等号的吧。

何晓宁 // 变形记之遗失的时光 018

海水依然平静，水下隐藏着暴乱的世界，他身在其中也无从知晓。就像死亡一样浸泡着，或许亦是重生前的脱胎换骨。

何晓宁 // 梦的囚徒 023

阴暗的楼道两头洒进几缕刺眼的白光，不情愿地向深处蔓延。楼道两侧的灰色墙壁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色彩，鲜艳明亮地装扮着一个个疲惫的青春。

何晓宁 // 迟暮 032

山楂叶子偶尔飘落一两片，静静地躺到地上。邻家的院子里间或大人说话小孩吵闹的声音，夹杂着几声狗吠。

2 永生花

你爱任何人吗？那表示不求回报，不求你爱的人回报，绝不依赖他。因为如果你依赖，那么恐惧、嫉妒、焦虑、憎恨、愤怒就开始了。如果你依赖某人，这是爱吗？

——克里希那穆提

沈思岚// 泉 044

逃不出去了。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鄂伦春人还是汉人，我们还是泉，都没法逃出去了。

梁振杰// 我想告诉他们 052

周围都那么陌生，没有积尘的蚊帐，不是木质的天花板，以及再亮着微弱的灯泡。我咳了两声，再也得不到老伴儿“别抽那么多烟了”的呢喃。

王书姬// 第二束永生花 058

墓园里突然起了风，将两束一模一样的永生花吹得微微摇曳，颜色璀璨得仿佛能令所有的爱和包容都在下个季节重新绽放。

永开不谢，永生不灭。

孙羽奇// 禁止乱砍滥伐 070

雨一直在下，天亮了，但看不到太阳，天空中的层层浓云咕噜咕噜地向大地挤来，就像他们喝了复方汤剂的脸。

3 阿瓜

在我父亲的花园里有两只笼子，一只笼子里关着一头狮子，它是父亲的仆人从尼那哇大漠运来的；另一只笼里关着一只久已不能歌唱的小鸟。

每日拂晓，那鸟儿总对狮子问候道：“早晨好，囚徒兄弟！”

——纪伯伦

李梦媛// 黑名单里有三个人 078

门被轻轻掩上了。然后松平太太仍还是一脸抑郁地看着窗外电线杆上熙熙攘攘站着的几只小麻雀时不时梳理自己的羽毛。

梓芊// 阿瓜日记 084

明亮的窗子吹来一阵清浅的风，地上的纸哗啦啦地卷了起来，皱巴巴的牛皮日记本被吹开了扉页，上面用墨蓝色的钢笔龙飞凤舞地写着一行字：噤哩噤哩，石头开花了。

王若兰// 归途 091

而现在，我躺在这里出门摸一下阳光都万般困难，四周黑暗着没有点灯，唯有爱是我唯一的荣光。

4 午夜之语

倘若个体是有意义的，那么一般概念肯定存在。

——柏拉图

张心怡// 玛茉莉 096

我有一匹马。她叫玛茉莉。

我记得她载我踏过的，所有草原。

梁振杰// 午夜之语 102

她亮起枕边的灯饰，撑着眼皮望向窗外，灯光如孱弱的恒星，永在黑夜亮着，直至真正的恒星巡回天空。

沈思岚// 七零八落 108

我的心，如今七零八落了。

5 蝴蝶飞过嘉年华

人与人之间情断义绝，并不需要什么具体的理由。就算表面上有，也很可能只是心已经离开的结果，事后才编造出的借口而已。因为倘若心没有离开，当将会导致关系破裂的事态发生时，理应有人努力去挽救。如果没有，说明其实关系早已破裂。

——东野圭吾

凝佳恩 // 蝴蝶飞过嘉年华 116

等到我们彻底醒悟，想要抓住些什么，想要补救曾经的意气用事时，却发现，往日风尘中的蝴蝶早已脱去华丽的外衣，逃离了那个不属于它的世界。

胡星海 // 她 130

沉睡里，许多诡谲的梦的片段让她更深地沦陷。蓬乱的蒿草、老式瓦房、长河、孩子的笑声，仿佛是在梦里才会翻腾的记忆。

王若兰 // 鱼和海棠 134

你的远方是平坦康途，在大城市的繁华和灯红酒绿中。而我，我只有一湘江的能做辣子鱼的鱼和永远开不败的海棠花海。

6 雪

于是降雪了。首批别离的阵雪，落到梦幻和现实织成的巨幅布帛上；有记忆的人们忘却了种种苦楚，我们双鬓唯有床单的清香。这是大清早，盐灰的曙色笼罩，约莫早于六点钟光景，犹如客次于一个临时的港口，一处恩赐的避难所：在这里，散落着串串静谧的伟大颂歌。

——圣琼·佩斯

李乃琛 // 雪 140

我看到了一片格桑，尽头是一身金光的僧侣，他向我微笑，那样好看。一双灵慧的眼，一颗悲悯的心。我知道，那是你。

李尧 // 喜欢 145

还有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

童舒婷 // 深夜 152

清晨的雾比夜晚更浓稠了些，那些跳动的飞跃的奔跑的，眨眼消失不见的。

7 章纶塔下

向前和向后的道路其实是同一条。

——赫拉克利特

滕卢涛//章纶塔下 160

浓雾之中，隐隐约约，我看到了塔尖。直立着，
听着这书声，多少个十年不曾改变。

肖辰星//诸葛的消亡 165

他们距离臆想的宗族源头越来越远，他们不
断地被其他氏族（来自母系）的支流所补充。

李益鑫//旧养杂忆 169

也许，这就是它们的宿命。兔儿走了，鸭儿
也走了，我长大了，母亲也老了，生活还继续
着。

8 风继续吹

如果你渴望得到某样东西，你得让它自由。

如果它回到你身边，它就是属于你的；如果
它不回来，你就从未拥有过它。

——大仲马

孙凝翔//哲学绿豆汤 178

天气很热，我们看着时间进去，一人要了两
碗绿豆汤喝。一碗干干净净的，碗底下沉着
绿豆；另外一碗像是浑水，渣子很多，味道
不怎么样。

苗杰//无知 188

那是一块石头，火虽然已经将西西弗斯烧成了
灰烬，但石头还在原地继续着它的使命。

邵蔚//无意义 197

上帝赐予人类双腿以直立行走，而人们却用
它跪下来朝圣或乞求。

杨一欣//风继续吹 201

我还是常会在梦中梦见一片又一片的桃花，
还有那几声永不停止的呼唤，即使是在这样
一个混乱的年头。

9 上海纪行

每人身上都有各种特殊的潜力。假如过去不是往现时投射一段历史，那么现时就会充满所有未来。然而可惜的是，独一的过去只能标示独一的未来，这将来投射到我们面前，好似投射在空间一个无限的点。

——纪德

凝佳恩 // 最美不止旧时光 240

我窝在那个每夜做梦都期待的怀里，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心想，时光清凉，风微暖，再继续良缘适合今年。

史恒瑞 // 图南 254

我突然生出一种离乡之感——不知不觉间，我把南乡当作故乡了。我知道我终会回来的。

冯浩华 // 万语和千言都不过一句怀念 262

热水从头顶处冲刷到脚尖，几分钟就有种窒息感，空调机的呼啸似乎跑到了我耳边，和水流融在一起滑过皮肤。

徐仲瑞 // 一梦五日，如过三秋 267

我们长大，我们成长，我们失去的比得到的多，我们只能逆来顺受，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情怀和梦想被现实打磨成尘土，被不停刮着的风连同青春一起吹走，世界总会在一个瞬间突然陌生，让人们感叹自己的老去。

1 重点推荐
远离与迟暮



文 / 赵键超

∴
天
灰
灰
∴



赵键超，这个家伙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目前就读于余姚二中。第十八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天灰灰，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夜越黑，梦违背，难道难回味……

“人死后，我们的灵魂可以遇见熟睡在床上的世间男女的心灵。”

——《我的名字叫红》

这是十一月的一天，天气晴朗且寒冷，浑浊的尘埃让天空在暗淡阳光的照射下显得灰蒙蒙一片。那些被压抑的晚秋的肃杀气氛让刘璃觉得，世上再没有什么会比现在更糟的了。心情、思想、身体感受，还有这压抑的环境。不，没有什么能够更糟糕的了。以前没有，刘璃觉得以后应该也不会再有了。

转转身，环顾四周。一大片破破烂烂的居民楼正挨挤在刘璃的身边，畏缩不已。连带着挂了满楼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与床单，看起来也是蔫头耷脑，硬邦邦的。它们倒吊在窗户口，沉重到好似过往的秋风都没办法把它们吹动哪怕一分一毫。在离刘璃最近的楼梯口，只有象征作用的铁门上锈迹斑斑，奇怪地向一边耷拉着。令人疑心是否曾被人狠狠地踹过几脚。配上剥落得依稀看得见内部残砖的墙脚，倒让这一切又是异乎寻常的自然。

这情景，倘若在此地的是某个眼光独到的艺术家，说不定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残缺美。只可惜，刘璃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内心并无良多感悟。此刻看着摇摇晃晃、畏缩在墙角的铁门，刘璃反倒只觉一阵莫名烦躁，直由心底冲上脑门。于是几步冲上前去，对准那扇落魄的寒酸铁门狠狠一脚。铁门颤着发出了几声令人牙酸的“吱吱叽叽”声，又慢慢恢复了平静。只是那门板，佝偻得更厉害了些。刘璃深吸了一口气，有一股说不上是什么的气息挤入了他的呼吸道。那是一种略略发酸的、沉重的、腐败的气息，就好像是有什么，慢慢地，慢慢地，从内而外地崩溃腐烂后，不情愿地顺着空气渐渐从内部渗透出来。

是不是内心衰败的味道？

“你也有心吗？”刘璃伸出手摸了摸斑驳的墙壁。暗灰色的墙灰“簌簌”飘落下来，沾了刘璃满手。

“你在寻找些什么？”低沉却又熟悉异常的声音回响在刘璃的耳边。刘璃呆呆地睁大了眼睛向四周张望，入眼的却只是连片的黑暗。那是不同于寻常的黑，是一种无比纯粹的黑。黑得仿佛四周只是一片空洞的虚无，黑得仿佛世界都已沦丧。与其说是黑或者暗，倒不如说更像是刘璃感觉与思维上的空洞，一种心灵与视觉上的黑洞。就在这么一种异乎寻常的黑里，刘璃突然觉得自己已经丧失了一切存在感。平日里伸手即见得到自己的躯干而略略衍生出的那些微弱的“我存在”的感觉，在这样一种纯粹里，空落地消失了，消失速度快到令人吃惊。很快，刘璃便连自身都再也无法感受到了。

透明到几乎就要飘起来了。

“你到底想要些什么？”那个熟悉的声音又问了一遍，恍若附耳传来的声音在周身的虚空中慢慢荡漾开去。

“我想要……一些什么？”刘璃也呆呆地重复了一遍，好像脑子里也早就是空荡荡的了。

“你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呢？”又一个疑问自空洞中漾了开去，却是带着一种深切的哀伤的陈述语气。刘璃没有过多在意，因为他还在怔怔地执着于前一个问题。

“我究竟……想要一些什么？”刘璃又问了自己一遍。苦苦思索半晌，却终于悲哀地发觉，就算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在做着一些什么，在寻找，渴望，或是期待着些什么。

仿佛将露却未露出第一缕曙光的黑夜。周围变成了暗沉的灰色，暗沉，却又令人惊讶，因为并不死气沉沉，反倒具有一种混沌初开的朦胧感，像是有未明的力量在蔓延。空乏感潮水般地退去，刘璃微微低下头，双手的轮廓隐约可见。现在，卑微的存在感算是找回来一些了。一个隐隐约约的身影慢慢出现在了眼前，由远及近。在那一片朦朦胧胧的灰中，刘璃惊讶地发现，那个靠近的身影竟是他自己。刘璃困惑地再次低下头，看向自己的双手，双臂与十指若隐若现。

“你究竟想要些什么。”平静的陈述打破了刘璃的思绪。不同寻常的，这一句不是疑问句，而仿佛是一句晦涩的隐喻，或者一个难以捉摸的信号。刘璃抬起头，不知何时，周围已经站满了自己。一个一个，密密麻麻，无声的陈述在刘璃心底蔓延。他张张嘴，想对周围的自己说句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呆滞了半晌，一句话在刘璃脑中突兀地冒出。刘璃不由自主念了出来，含义却晦涩不清。

“我在等一个梦醒。”

大地颤抖，灰色的尘埃弥漫了起来，刘璃脚下一空，一阵无力的坠落感笼罩了他。刘璃心头闪电般划过一句异常熟悉却又陌生的话，他曾经默念过无数遍。

“他想要那尘世之上的上帝之国。”

一惊，几乎下意识地，刘璃猛然抬起头来。窗外有一棵棵矮树飞快地掠过去，旁边坐着的一个陌生中年男人大概是被刘璃异乎寻常的动作幅度吓了一跳，用奇怪的目光扫了刘璃一眼，接着又低下头使劲地摁手机屏幕。

刘璃向窗外张望，本应该是黑漆漆的天空被各种光污染得居然略微有些灰蒙蒙（一种暗淡到难以定义是否确实属于黑夜的颜色，隐隐如刘璃的梦境），天上一颗星都没有，甚至连月亮也一并寻不到踪迹。不知是月亮恰好离开了眼前的这一小片夜空，还是因为月亮确乎已是消弭得无影无踪了。这会儿就算有人过来告诉刘璃，不久前月亮就已经被摘了下来藏进了博物馆，刘璃也不会有哪怕是丝毫的惊奇。

就在这么一列旅程长到不可思议的深夜末班车上，什么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不是吗？

一旁的中年男人停止了摆弄手机，转过身说了句：“小伙子，咋这么晚还在外面啊？”刘璃出神了片刻，方才意识到他是在跟自己说话。中年男人的这一举动倒是无形中让刘璃又找到了一些可怜的存在感。

“我坐车回家。”刘璃平静地回答，“终点站离我家很近。”像是怕对方不信，刘璃又急急补充了句。然而事实上，刘璃甚至连这辆车究竟将开往哪儿都不知晓。

他所做的，仅仅是在傍晚时分凭着直觉在车站的停车场选择一辆停在偏僻处的远程公交车，然后花掉身上仅剩的钱换来了一张票。

男人快速地瞥了一眼刘璃身上的校服，随即展露出一种过来人式的微笑，说：“你该不是逃学去混网吧吧。”刘璃窒了片刻，有些发晕。男人又补了一句，“我儿子也老是这样，有几次诉苦的电话都打到家里来了。年轻人嘛，偶尔倒是可以放松下，别太过就好了。”

刘璃不由自主地点头。看着中年男人，他没由来地想到了他的班主任。尽管除了年龄差不多，事实上他们并无半分相似之处。而且，仅仅就在十几个小时前，刘璃才把他的拳头狠狠砸在了那张脸上，砸在班主任那个标志性的塌鼻子之上。眼前男人的鼻子算是比较挺拔的，而且略微带点鹰钩鼻，完全不同于那个刘璃看到就反感异常的塌鼻子。但刘璃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把两者联想在一起。

那好像是在中午刚吃过饭的时候。

刘璃刚走进教室，教室里马上响起了一阵含义不明的骚动。刘璃奇怪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不明所以。同桌一脸不怀好意地拍了拍刘璃的肩膀。

“老班请你去吃茶。”

当刘璃一脸茫然地走进办公室，跃入眼帘的便是班主任阴沉沉的脸。在刘璃的印象里，这张略显圆润的脸上从来就只有两种表情，阴沉或者是面无表情。刘璃不禁开始感觉到有些心慌意乱了。

“你最近又在搞什么鬼啊？”班主任开门见山。

“没干什么啊。”刘璃还是不明所以。

“真没有？”

“没有。啥也没干。”鼻尖有些冒汗，刘璃思索了一阵，还是坚定地说。

“哼，什么也没干？”一声压抑的冷哼自塌鼻子里挤了出来，班主任阴着脸把一封拆开了的信响亮地甩在了桌面上。刘璃只看了一眼便觉得如坠冰窟一般，冷气

直往上涌。这是他前不久写下的，收件人还在信封上写得清清楚楚，正是隔壁班的一个女生。这封信在抽屉里藏了好几天，至今刘璃还没来得及送出去。

刘璃感觉浑身上下的血液都好像要被冻住了，被冰封的无力感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你自己不好也别连累别人。”班主任脸色很难看。

“我只是想和她做个朋友。而且，而且，你也没权拆我的信……”刘璃咬咬牙，无力地辩解着。

班主任无视刘璃后半句话：“朋友？嘿嘿，就你也配吗！”刘璃感觉膝盖被踢了一脚，茫茫然，一个趔趄，摔倒在了地上。

班主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边用手指有规律地敲着桌子上软弱无力的信，一边嘴巴一闭一合有规律地动着，刘璃的耳中却是一片空洞。

花岗岩的地板很冷，刘璃的心也很冷。

“他应该在说些什么吧？”摔在地上的刘璃抬头看了一眼那个塌鼻子，想，“嗯，他应该是在说些什么！”下一刻，刘璃一跃而起，迅速得惊人，用攥得关节发白的拳头准确无误地砸在了那个令刘璃深恶痛绝的塌鼻子上。他一把抓起飘落的信封，转身就跑。

刘璃恍恍惚惚走进教室，那张脸上一瞬间错愕的表情还在他的脑海里不断重播着，手里还犹自紧紧攥着已经发皱的信。刚在位子上坐下，周围好像又响起了若有若无的笑与骚动声。

刘璃正感到烦躁不已，一旁的同桌大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应该算是安慰吧。刘璃有点儿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同桌笑咪咪地说道：“不好意思啊兄弟，翻你作业的时候不小心翻出了这封信。我顺手就搁桌子上了，没想到老班眼睛那么尖……真是对不住啦。不过你放心，我可没有看……”

刘璃勉强对同桌笑了下，拿起杯子起身倒了一杯学校供应的热开水，抬手狠狠

拉开同桌衣领，全部倒了进去。

尖叫声好像在翻出学校围墙的时候还依稀能够听得到，犹自在刘璃耳边徘徊不去。

.....

中年男人略带点儿粗糙的声音打断了刘璃的回忆。

“我抽支烟不介意吧。”中年男人从口袋里掏出烟盒，仿佛彼此已经很熟络了似的询问了一声。刘璃摆摆手，侧身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

男人熟练地吐出了一口烟雾。

“我说，你们现在是每天念书，累得很吧？”

“还好啦。”刘璃没精打采地回答。想起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念书”这个词了，难怪发音听着会那么怪异。

男人微微一笑：“现在是辛苦，以后可就舒服了。哪像我们这样，成天早出晚归的，累！”

“那可说不好。”刘璃看着窗外怪异的灰色夜空，故意反驳了一句，“北大毕业的还有在卖猪肉的呢。”这个典故是刘璃在不知何时不知何地听来并牢牢记在脑子里的。

男人被刘璃的话逗乐了，半空中的烟雾都随着有些凌乱了。“哪有这么说话的。你是年纪轻嘛，以后不就懂了。嘿。”一种毋庸置疑语气的话语随着烟雾轻轻地弥漫开来。刘璃看看夜空，没有吱声。车子刚刚打了个弯儿，刘璃正努力地在另一片夜空寻找月亮呢。一旁的男人掐了烟，顺着窗户缝塞了出去，像其他任何一位中年人一样，开始絮絮叨叨地讲述他那年轻儿子的事，也没管对方究竟是听没听。刘璃翻了翻衣兜，翻出了仅有的那一封皱巴巴的信，侧过身塞出了窗外。塞到一半，想想似乎有点儿不妥，又重新抽了回来，连带着信封撕成几片，重新塞出窗外。他合上窗缝，阻断了吹进来的一阵阵细小的冷风。刘璃开始眯着眼睛有一搭没一搭地听